

古今說部林取書

第一集

六

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初版
中華民國四年一月再版

古今說部叢書 第一集

(定價大洋壹元陸角)

校輯者 國學扶輪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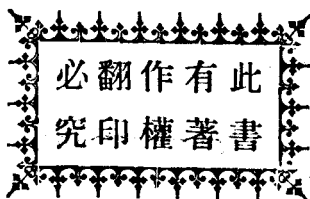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者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

上海四馬路東首二十一號

印刷所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印刷所

發行所 中國圖書公司 和記 及各省支店

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及各省分館



秀水閒居錄

宋 朱勝非

西門豹傳說河伯。而楚辭亦有河伯詞。則知古祭水神曰河伯。自什氏書入中土。有龍王之說。而河伯無聞矣。

張華博物志。世止十卷。事多雜出諸書。或本書久失。後人掇拾爲之耳。

喻陟明仲睦州人。持節數部。政績藹著。雅善散隸。尤妙長笛。每行按至山水佳處。馬上臨風。快作數弄。殊風流蕭散也。

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己任。還劉德仁卷有詩云。百首如一首。卷初如卷終。譏劉不能變態也。

中庭淡月照三更。白露洗空河漢明。莫遣西風吹葉落。只愁無處着秋聲。此陳與義秋夜詩也。置之唐音。不復可辨。

彭祭酒學校馳聲。善破經義。每有難題。人多請破之。無不曲當。成中令鎮荆南。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。俯伏奏章。頓首存想。因之不起。乃醉睡。

也。成公斥之。因而毀廢道場。

瘞鶴銘。潤州揚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。惟冬序水退。始可摸打。世傳以爲王逸少書。然其語不類晉人。是可疑也。

蒼梧雜志

宋 胡珵

酒債

孫權叔濟嗜酒。不治生產。嘗欠人酒緡。謂人曰。尋常行處欠人酒債。欲質此緡袍償之。酒債尋常行處有。本此。

望闕亭

李衛公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。公題詩云。獨上江亭望帝京。鳥飛猶是半年程。碧山也恐難歸去。百匝千遭繞郡城。城南小禪院。因步遊之。見老僧壁內掛十餘葫蘆。公指曰。中有藥物乎。僧曰。非也。皆人骨灰耳。太尉當軸。朝列爲私憾黜於此者。貧道憫之。因收其骸焚之。貯其灰。俟其子孫來取耳。公惕然如失。返走心痛。是夜卒。

椰樹

椰樹高六七尺。無枝葉。葉如束蒲在上。其實如瓠。繫之顛。實外皮如葫蘆。膚中

有汁升餘。清如水。味美于蜜。食其膚則不饑。食其汁則增渴。又有如兩眼處。俗人謂之越王頭。

談藪

宋 龐元英

王公袞字吉老。宣子尙書之弟。先墓在會稽西山。爲掌墓人奚泗所發。公袞訴之郡。杖之而已。公袞憤甚。奚泗受杖詣公袞謝罪。公袞呼前勞以酒。拔劍斬之。持其首詣郡。宣子時爲侍郎。奏乞以己官贖罪。詔給舍集議。中書舍人張孝祥等議上。詔赦之。猶鐫一秩。當時公袞孝名聞天下。永嘉王十朋以詩美之。公袞性甚和平。居常若嬉笑。人謂之笑面虎。

甄龍友雲卿。永嘉人。滑稽辨捷。爲近世之冠。樓宣獻自西掖出守。以首春觴客。甄預坐。席間謂公曰。今年春氣一何太盛。公問其故。甄曰。以果園甘蔗知之。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。公爲罰掌吏。衆訾其猥率。遊天竺寺。集詩句贊大士。大書于壁。云巧笑倩兮。美目盼兮。彼美人兮。西方之人兮。孝廟臨幸。一見賞之。詔侍臣物色其人。或以甄姓名聞。曰。是溫州狂生。用之且敗風俗。上曰。惟此一人。朕自舉之。甄時爲某邑宰。趣召登殿。上迎問曰。卿何故名龍友。甄罔然不知所對。

既退乃得之曰。君爲堯舜之君。故臣得與夔龍爲友。由是不稱旨。猶得添倅。後至國子監簿。甄賞頌臨安北山大佛頭云。色如黃金。面如滿月。盡大地人。只見一槩。禪人多許之。

沈詹事特以坐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。沈方售一妾。年十七八。携與俱行。處筠凡七年。既歸。呼妾父母以女歸之。猶處子。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。會稽潘方仲矩爲安吉尉。獻詩云。昔年單騎向筠州。覓得歌姬共遠遊。去日正宜供夜直。歸來渾未識春愁。禪人尙有香囊愧。道士猶懷炭婦羞。鐵石心腸延壽藥。不風流處却風流。

韓偓胄暮年。以冬月携家遊西湖。畫船花輿。徧覽南北二山之勝。末乃寘宴于南園。族子判院與焉。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。負小兒者。名爲迎春黃胖。韓顧族子。汝名能詩可詠。卽承命一絕云。腳踏虛空手弄春。一人頭上要安身。忽然綫斷兒童手。骨肉都爲陌上塵。韓大不樂。不終宴而歸。未幾禍作。

唐小說記紅葉事。凡四。其一本事詩。顧況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遊苑中。流水

上得大梧葉。題詩云。一入深宮裏。年年不見春。聊題一片葉。寄與有情人。況明日于上流亦題云。愁見鶯啼柳絮飛。上陽宮女斷腸時。君王不禁東流水。葉上題詩寄與誰。後十餘日。有客來苑中。又於葉上得詩以示。況曰。一葉題詩出禁城。誰人耐和獨含情。自嗟不及波中葉。蕩漾乘春取次行。又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。宮娥皆衰悴。不願備掖庭。嘗書落葉隨御溝。水流云。舊寵悲秋扇。新恩寄早春。聊題一片葉。將寄接流人。顧況聞而和之。既達聖聽。遣出禁內。人不少。或有五使之號。況所和即前四句也。其二雲溪友議。盧渥舍人應舉之歲。偶臨御溝。見紅葉上有詩云。流水何太急。深宮盡日閒。殷勤謝紅葉。好去到人間。其三。北夢瑣言。進士李茵嘗遊苑中。見紅葉自御溝出。上有題詩曰。與盧渥詩同其四。玉溪編事。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樓上。忽木葉飄墜。上有詩曰。拭翠斂愁蛾。爲籌心中事。擲筆下庭除。書作相思字。此字不書名。此字不書紙。書向秋葉上。願逐秋風起。天下有心人。盡解相思死。余意前三則本只一事。而傳記者各異耳。劉斧青瑣中有御溝流紅葉記。最爲鄙妄。蓋竊取前說而易其名焉。于

祐云。本朝詞人罕用此事。惟周清真樂府兩用之。歸花遊云。信流去想一葉怨題。今到何處。六醜詠落花云。飄流處。莫赴潮汐。恐斷水上有相思字見。得脫胎換骨之妙極矣。清真名邦彥。字美成。徽宗時爲待制。提舉大晟樂府。

大溪山在廣州境。舊山有一洞。其處所人不常識。每歲五月五日。洞開則見之。土人預備墨紙刷帚。入其中以手摸石壁。覺有罅隙。若鐫刻者。以墨刷其上。紙覆其上。印模而出。洞亦隨閉。持所印紙視之。或咒語。或藥方。所得皆不同。亦有不成立字無所得者。咒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。蓋南法之所出也。

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臣廟貌。其地有朱池。朱村。居人多朱姓。朱謙之詩云。貧賤難堪俗眼低。區區何事便雲泥。會稽乞得無他念。祇爲歸來說故妻。束薪行道自歌呼。越女安知有丈夫。一見印章驚欲倒。相看方悔太模糊。

漁溪云。曩在筠州新昌縣。嘗出遊歷。將至五峰。馬上遙見山中草木蠕蠕動。疑爲地震。馭者云。滿山皆猴也。數以千萬計。行人獨過。常遭戲虐。每群呼跳踉而至。攀緣頭目胸項手足。袞成毛毯。雖有兵刃。亦無所施。往往致死。夜宿民家。犬

爲虎銜去。明日至寺。問山中有虎乎。曰無有。何以無。曰山中皆大林。虎安敢來。余曰。林木森森。虎所隱蔽。何爲不來。曰大木上多齧鼠。虎過其下。鼠必鳴噪。自拔其毛投虎身。着處必生蟲。則偏身瘡爛。以至乎死。故畏不敢至。方悟宣城包氏。畫虎皆平原曠野。茅葦叢薄中。亦有棘枝尋丈。未嘗作林木者。以此。隋文帝云。譬之猛虎。人不能害。反爲毛間蟲所蠹損。又可證也。

王朮見一卒妻美。殺其夫而納之。寵嬖殊甚。朮有所佩七首極利。寢則枕之。他日方寢。此婦取七首將殺之。朮覺。驚問。婦曰。將殺汝。朮曰。何故。曰。我夫爲汝殺。吾欲報仇。朮默然。久之曰。吾不忍殺汝。當爲汝別求夫。乃盡集諸將。使自擇。婦指一人。卽以嫁之。

趙德老常戲言。明州有三賤。燒底賤。着底賤。吃底賤。或問其故。曰。燒底是燈草。着底是草鞋。吃底是鹽。又云。慈谿縣有三薦。茶店湯瓶不曾薦。客店床上無蓆。薦大街上好放薦。皆可資笑。

蔡元定字季通。博學強記。通術數。遊朱晦翁門。極喜之。詹元善尤重之。薦其傳。

康節之學。命使定曆。密院劄令赴行在。蔡雖不應命。人猶以聘君稱之。晦翁以道學不容於時。胡閔章疏併及蔡。謂之妖人。坐謫道州以死。蔡善地理學。每與鄰人卜葬。改定其間。吉凶不能皆驗。及貶。有贈詩者曰。掘盡人家好隴丘。冤魂欲訴更無由。先生若有堯夫術。何不先言去道州。

青箱雜記

宋 吳處厚

王文正公旦相眞宗。僅二十年。時值四夷納款。海內無事。天書荐降。祥瑞沓臻。而大駕封岱祠汾。皆爲侍衛使扈蹕。處士魏野獻詩曰。太平宰相年年出。君在中書十四秋。西祀東封俱已畢。可能來伴赤松遊。

公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。楊公謫汝州。公適當軸。每音問不及他事。唯談論眞諦而已。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。山栗一秤。聊表村信。蓋汝唯產栗。而億與王公忘形交。以一秤栗遺之。斯亦昔人鷄黍縞紵之意乎。

郎中曹瑛亦滑稽辯捷。嘗有僧以詩卷投獻。瑛閱其首篇。登潤州甘露閣云。下觀楊子小。瑛曰。何不道卑吠狗兒肥。次又閱一篇送僧云。猿啼旅思懷。瑛曰。何不道犬吠張三嫂。座中無不大笑。

龍圖劉燁亦滑稽辯捷。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宴。問左右曰。湯滾也未。左右皆應曰。已滾。筠曰。僉曰。絲哉。燁應聲曰。吾與點也。

燁又嘗與筠連騎趨朝。筠馬病足行遲。燁謂曰。馬何故遲。筠曰。只爲五更三言點緩也。燁應聲曰。何不與他七上八。意欲其下馬徒行也。

五代之際。天下剖裂。太祖啓運。雖則下西川。平嶺表。收江南。而吳越荆閩納籍歸覲。然猶有河東未殄。其後太宗再駕。乃始克之。海內自此一統。故因御試進士。乃以六合爲家爲賦題。時進士王世則遽進賦曰。構盡乾坤。作我之龍樓鳳閣。開窮日月。爲君之玉戶金關。帝覽之大悅。遂擢爲第一人。

世傳潘閔安鴻漸八才子圖。皆策蹇重戴。又禹偁贈崔遵慶及第詩云。且留重戴士風多。則國初舉子猶重戴矣。

天聖以前。烏幘惟用光紗。自後始用南紗。迄今六十年。復稍稍用光紗矣。

世傳陳執中作相。有壻求差遣。執中曰。官職是國家的。非臥房籠篋中物。壻安得有之。竟不與。

世譏馮道依阿詭隨。事四朝十一帝。不能死節。而余嘗采道所言。與其所行。參相考質。則道未嘗依阿詭隨。其所以免於亂世。蓋天幸耳。石晉之末。與遼結釁。

懼無敢奉使者。宰相遷人。道卽批奏臣道自去。舉朝失色。皆以謂墮於虎口。而道竟生還。又彭門卒以道爲寶已。欲兵之。湘陰公曰。不干此老子事。亦獲免。郭威遣道迓湘陰。道語威曰。不知此事由中否。道平生不曾妄語。莫遣道爲妄語人。及周世宗欲收河東。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。道曰。不知陛下作得山否。凡此皆推誠任直。委命而行。卽未嘗有所顧避。依阿也。又唐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。而道發一言以對。不啻活生靈百萬。蓋俗人徒見道之迹。不知道之心。道迹濁心清。豈世俗所知耶。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。文忠曰。此孟子所謂大人也。

皇祐嘉祐中。未有謁禁。士人多馳騫請託。而法官尤甚。有一人號望火馬。又一人號日遊神。蓋以其日有奔趨。聞風卽至。未嘗暫息故也。

太祖廟諱匡胤。語訛近香印。故今世賣香印者。不敢斥呼鳴鑼而已。仁宗廟諱貞。語訛近蒸。今內庭上下。皆呼蒸餅爲炊餅。亦此類。

杜祁公衍。常言父母之名耳。可得聞口。不可得言。則所諱在我而已。他人何預。

焉。故公帥并州視事未三日。孔目吏請公家諱。公曰。下官無所諱。惟諱取枉法。賊吏悚而退。

前世有翰林學士。本朝咸平中。復置翰林侍讀學士。以湯徽之。夏侯嶠。呂文仲爲之。又置翰林侍講學士。以邢昺爲之。則翰林侍讀。與侍講學士。自湯徽之。邢昺等始也。

梁祖都汴。庶事草創。正明中。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。創小屋數十間。爲三館。湫隘尤甚。又周廬徹道。咸出其間。衛士騶卒。朝夕喧雜。每受詔撰述。皆移他所。至太平興國中。車駕臨幸。顧左右曰。若此卑陋。何以待天下賢俊。即日詔有司。規度左昇龍門東北。東府地爲三館。命內臣督役。晨夜兼作。不日而成。尋下詔。賜名崇文院。以東廊爲昭文館書庫。南廊爲集賢院書庫。而廊以經史子集四部。爲史館庫。凡六庫書籍。正副本八萬卷。斯亦盛矣。

嶺南風俗。相呼不以行第。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。元豐中。余任大理丞。斷賓州奏案。有民韋超男名首。卽呼韋超作父首。韋邀男名滿。卽呼韋邀

作父滿。韋全男女名挿娘。卽呼韋全作父插。韋庶女名睡娘。卽呼庶作父睡。妻作嬌睡。

嶺南謂村市爲虛。柳子厚童區乙傳云。之虛所賣之。又詩云。青箬裹鹽歸峒客。綠荷包飯趁虛人。卽此也。蓋市之所在。有人則滿。無人則虛。而嶺南村市。滿時少。虛時多。謂之爲虛。不亦宜乎。

又蜀有痰市。而間日一集。如痰瘡之一發。則其俗又以冷熱發歇爲市喻。昔人謂官至三品。不讀相書。自識貴人。以其閱多故也。本朝巨公呂文靖。夏文莊。楊大年。馬尙書。皆有人倫之鑒。故其賞罰。未嘗妄謬。而任使之際。亦多成功。李勣曰。無福之人。不可與共事。斯言信矣。

翰林王公洙。修撰錢公延年。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。王十九日。錢二十日。錢以嘉祐六年六月卒。時王公已病。或謂王公起於寒素。早歲蹇剝。庶可以免災。侍郎掌公曰。鐵雖少年榮進。晚卽滯留。王雖早歲奇蹇。晚卽遷擢。長短比折。禍福適均。王公竟不起。